

一位另辟蹊径的母亲
一部自然天成的育子心经

沒有选择的选择



[新加坡]尤今 ◎著

一位另辟蹊径的母亲

一部自然天成的育子心经

没有选择的选择

[新加坡] 尤今◎著

(京) 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
没有选择的选择/尤今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09.1

ISBN 978-7-5006-8332-2

I. 没... II. 尤... III. 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95838 号

北京市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1—2008—5923

没有选择的选择

作 者: [新加坡] 尤 今

责任编辑: 方小玉

封面设计: 国立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(邮编 100708)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发行电话: 010-84039659

编辑电话: 010-84046485

blog.sina.com.cn / m / Fxy

印 刷: 三河君旺印装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15.5

插 页: 4

字 数: 16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000 册

定 价: 19.00 元

目 录

2	第一章 ◎ 不速之客	真知妙见 ◎ 第五章	27
2	红毛丹树	坚韧不拔	28
4	措手不及	深思熟虑	28
9	伸手不见五指	经验的积累 ◎ 第六章	29
11	坐月子	翻转	29
14	放下	倒长脚鹬	30
20	第二章 ◎ 异域生活	回家 ◎ 第七章	401
20	长途跋涉	不辞已不避	404
23	大漠岁月	学舌“自圆”	406
36	第三章 ◎ 甜蜜的轨道	乘虚不正	415
36	转换工作	真酸林园	420
40	佣妇	中庸与中庸 ◎ 第八章	434
44	始作俑者	甜言蜜语	434
52	第四章 ◎ 新的来客	纸立关二	450
52	没有选择的选择	青梅调口	454
59	保姆	冰冻毒舌	460

62 兄弟俩

袁日

72 第五章 ◎ 美梦成真

72 许一个愿望

77 活的教材

80 旅行

85 如愿以偿

喜之乐不 ● 章一深

快乐乐透

笑不干恼

讲正经不干吗

92 第六章 ◎ 生命的漩涡

92 梦魇

99 澳洲寻医

千斤坐

不嫌

叫

苦出苦果 ● 章二深

104 第七章 ◎ 家训

104 铁环与花环

109 “四自”哲学

112 三不政策

120 因材施教

家教金句

民粹大

振脚踏空指 ● 章三深

智工慧辩

目地

134 第八章 ◎ 碗中有乾坤

134 鸡腿谁吃

139 二关二开

144 七彩冰雪

150 炊事之乐

各抒己见

容容山海 ● 章四深

科奇师长带点好

趣

序跋与文论 055

160	第九章 ◎ 语言就是生活	
160	学以致用	五录 155
165	书籍是空气	译录目次及译者说明 055
169	传家宝	译录目次及译者说明 045
173	生活的哲学	
180	润滑剂	
183	感情的盒子	
188	第十章 ◎ 成长岁月	
188	孙悟空时期	
194	风筝时期	
198	刺猬时期	
204	第十一章 ◎ 足履世界	
204	失而复得	
207	按图寻骥	
211	寻根之旅	
216	一双翅膀	
218	第十二章 ◎ 负笈海外	
218	长子的故事	
223	次子的故事	

226 玄女的故事

新店长篇小说 · 章武深 001

231 后记

旧店长篇 001

236 尤今新加坡著作目录表

天空长篇 201

240 尤今海外著作目录表

空城计 001

零售店长篇 051

绝命图 081

千金如草芥 081

民运内幕 · 章士深 881

孽债全剖析 881

相随葬洞 1021

孽债孽障 881

界世孤虫 · 第一十卷 104

群魔乱舞 104

趣长图卦 105

游玄妙境 113

魅惑双一 119

衣锦裳 · 第二十卷 812

车站拍手舞 812

车站拍手舞 833

客文志不。章一课

剪了

头发而显得精神抖擞的方

义，“骨碌碌”地转动着好奇的双

眼，打量着周遭的世界。成人一个个

意兴勃勃地为他而忙，忙着

把一粒粒圆圆不速之客的鸡蛋染成艳

艳的红色、忙着将热气蒸腾

的糯米饭装入精致的器皿里、忙

着在一盒盒精心挑选的蛋糕盒子上贴

上一张张象征着吉祥喜气的

红纸……

第一章 ◎ 不速之客

红毛丹树

车子一驶入怡保占地广阔的祖宅，红彤彤的喜气便劈头盖脸地撒了下来。靠近大门入口处，伫立着一棵忠心耿耿的老树，枝梢上，这里那里聚簇着一串串、一颗颗灼红似火的红毛丹。

这棵红毛丹树，是婆母的最爱。

爱它的疯。

不辨年月、不分时辰，总是疯了一般地结子，累累的果实，把瘦瘦的枝丫压得弯弯弯弯的，浓烈得近乎艳俗的红，自得其乐地把天上肥肥的云朵都染红了。

累累的果实，不是虚有其表的。撕开毛茸茸的果皮，晶莹剔透的果肉闪烁着犹如钻石般的亮光，一口咬下，甜味激射而出，有种爆破的快感。

颗颗如此。

然而，量盛质佳的红毛丹，不是“自求多福”的——它是婆母辛勤耕耘的结果。除虫、施肥、浇水，日日不辍，无时或断。树亦有情，它承受了婆母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它感受到了婆母充沛盈满的爱，便以丰富可口的果实回报她。

初见红毛丹树那一年，我二十六岁，刚刚嫁入林家。

那时，婆母的内孙和外孙相加总共有十名，农历新年的足音一响，大家便从四面八方赶回怡保，平时寂寥无声的祖宅，霎时缀满了一串又一串的笑声。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旬，电脑不普及，电视节目也不是很精彩，姹紫嫣红的花园因而成了孩子们追逐嬉戏的好地方，枝盛叶茂的红毛丹树，当然也就是孩子们“游戏的大本营”啦！生龙活虎的孩子们，一个个化身为孙悟空，飞蹿上树，在粗壮的枝丫间跳来跳去，树叶的绿和果实的红，恣意在他们身上构成纵横交错的图案。

我和婆母，坐在树下的藤椅上闲谈。

婆母细细的眸子，浮着恬然的笑意，就在孩子们快乐的叫嚷声中，她对我说道：

“以后，你有了孩子，送回来怡保，我代你照顾。”顿了顿，又笑着说：“我教他爬树。”
孩子！
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遥远得近乎陌生的名词。我才二十六岁，刚刚转行，由图书馆专业管理员改任报馆外勤记者，生活由一块单调的白布变为斑斓的花布，有许多该学、想学而又必须要学的，心中、脑里根本没有余隙容得下任何其他的计划！

此刻，看着在树丫间蹿来蹿去那一张张天真无邪的可爱脸庞，我心里想：养孩子，其实和种树的道理是相同的。

唯有全心全意地爱它、用足心思地照料它、巨细靡遗地监督它，才能使它茁壮地成长。一旦长成，便不要过度保护它，让风吹它、任雨淋它，使它在岁月的历练里形成不畏风雨的坚韧。

他日，如果有孩子，我要他们长成树的样子，有着像树干一般粗壮结实的躯体，有着像果实一样丰盈充实的脑袋。风来，让叶子奏出沙沙的声响随风婀娜起舞；雨来，让雨水把树叶刷出一层悦目的青翠油亮。

我不要室内弱不禁风的盆栽，不要呵不要！

措手不及

清清楚楚地记得：那天上午，我到裕廊区一家中式糕饼店进行采访，准备以专题特写的方式呈现。

中式糕饼是我国一门历史悠久的行业，自从很多年前那一群胼手胝足者南下拓荒后，这一行业，便随着他们在此落地生根了。在昔日的古老社会里，这些种类繁多而美味绝顶的中式糕饼，除了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外，也是婚娶或祭神不可或缺的礼品，因此，它既是古色古香的，又是瑰丽神秘的。不过呢，时过境迁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旬，随着西风东渐，社会风俗改变、饮食口味转变，加上原料不断涨价、工人难以聘请，所有这些都使中式糕饼制造业

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，我因此决定深入探讨这一行业的前景。

店里，三十余种形状截然不同的中式糕饼，以美不胜收的缤纷色彩撞痛了我的双眸。烘焙糕饼所散发出来的香气，汇成了一阙热闹的“交响乐曲”，肆无忌惮地“响”在店里每一个大大小小的角落里。

这天早上，和往常一样，我还没有吃早餐便赶着出门进行采访了，然而奇怪的是，此刻满室香气引起的不是蠕蠕而动的馋虫，反之，我觉得腹部好似注入了过多的空气，鼓胀鼓胀的。当“天真烂漫”的糕饼气味“不识时务”地侵入嗅觉时，我竟然极为反常地生出了想要呕吐的感觉！

我想，我是生病了。

也许，又是可恶的胃病在作怪了。自从当上记者后，恼人的胃病便不依不饶地对我纠缠不清了。

访问一结束，我便赶往荷兰路的一间医务所。医生一检验，便露出满脸笑容，连声说道：

“恭喜，恭喜你！”

肚子里来了个“不速之客”。

预产期是次年6月。

从医务所出来，我的心茫然得像是大海上一艘迷失方向的船。

上个星期，我和外子日胜还兴奋地策划着一项环球旅行计划——我们打算各自向任职公司申请三个月无薪假期，逍遙自在地四处遨游。为了这个美丽的计划，我在工余之暇，像只贪婪的蠹虫，拼命蚕食历史和地理的书籍，那张大大的世界地图，几乎被我

翻烂了。那种为了“行万里路”而去“读万卷书”的心情，十分美丽。

可是现在，一切计划都将泡汤了。

快要当妈妈了，按照常理来说，我应该欣喜若狂，可是，这个消息，却又来得不是时候，我走出医务所的脚步，超乎寻常的沉重，好似有人无端端地为我加了一副脚镣。

以这样的心情来迎接我生命里的第一个爱情结晶，是我怎么也意料不到的……

取消了环球旅行的计划，我在“顶着炎阳、踩着星光”的采访生涯中，一面东奔西跑，一面“等待”着新生命的降临。

说“等待”而不说“期待”，主要是怀孕期间所有不适的症状，我全都有了。

呕吐、晕眩、反胃。整个人，老像踩在缥缈的云絮里，虚虚浮浮的；有许多次，访问进行至半途，我必须向被访者道歉，冲进洗手间，呕得天翻地覆、吐得天旋地转，臭气熏天，苦不堪言。嘿，“害喜”这个词儿，应该改成“害苦”才对呵！

这个时期，我变成了一枚地雷，一触便爆，甚至不触也爆，脾气坏得连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对不起自己。

有一天，为后继无人的古老洗衣业完成了一项专访，回家时，已是晚上八时许了。两条腿累得好似轻轻一折便会“咔嚓”一声断掉，比腿更累的是精神。

日胜比我先回家，饭菜已做好了，搁在桌上。有一尾清蒸石斑鱼、一盘洋葱炒蛋、一锅包菜萝卜汤。一看，气便不打一处来。嫌鱼腥、嫌蛋咸、嫌汤淡，也嫌自己心情暗淡。日胜呢，心情极好地盛了

热气腾腾的饭,说:“吃吧,吃吧!”我一言不发地捧起饭碗,不情不愿地用筷子尖将饭粒拨进口里。日胜把一大块雪白的鱼肉夹着,放进我碗里。不知怎的,我居然动气了,飞快地将那块鱼肉“刷”的一下从碗里拨到桌上,莫名其妙的眼泪,豆大的、重甸甸的、直直直直地掉进碗里。日胜没有出声,若无其事地用筷子把桌上跌碎了的鱼肉轻轻夹起来,放到一边,然后,以一种宽容而又包容的眼神看着我,说:“会生一枚爆竹呢!”见我没有搭腔,便又说道:“地雷生爆竹,以后,满屋子都是硝烟的味道哪!”眼泪还在“吧嗒吧嗒”地掉,可是,这个妙趣横生的比喻却让骤然而生的笑意爬进了我眼里。顿了顿,他又正色地说道:“笑声,是胎儿最好的营养呢!你好像好久没有让胎儿服食这种维生素了!”
我醒了过来。

啊,我怎么一直没有想到胎儿需要“快乐”这个重要的基本元素呢?

接下来的日子,学会了控制脾气,而怀孕初期不适的症状也慢慢地消失了,不再晕、也不再呕。

正当我日感舒适之际,另一种可怕的“症状”却出现了:胃囊,成了一个“无底深潭”,不管投入多少食物,都填不满。即连空气,如果可以用刀切割成一块一块,我也许都会吃得津津有味哪!

日日、餐餐狼吞虎咽的我,吃得心安理得、吃得全无后顾之忧,因为不管吃多吃少,肚子都是一样的大、一样的圆,不吃白不吃,所以,愈吃愈凶、愈吃愈猛,如果这个时期去参加“竞食比赛”,冠军非

我莫属。吃得多，睡得好，身强体壮，有时，我在健步如飞之际，竟然忘了自己是个身怀六甲的人。就这样，出事了。那一天，亚洲妇女福利协会举办记者招待会，宣布一项意义重大的试验性计划——在宏茂桥社区老人院成立“日间托老所”。记者招待会定于早上十时举行，我九时整便站在路边等出租车，然而，等了许久，都看不到出租车的踪影。向来时间观念极强的我，心里爬满了由焦灼化成的蚂蚁，就在群蚁左一口右一口地咬噬着我时，来了一辆公共汽车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好像沙丁鱼似的人。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化身为冲锋陷阵的战士，硬硬地挤了上去，宛如杂技团里的团员，险状百出地站在梯阶上。当时，心里只有工作、工作、工作，安全意识全然抛诸脑后。愚蠢的行径，带来了相应的恶果，车行不久，司机因故猛然刹车，我站立不稳，惨惨地从梯阶上掉了下去，仰面跌倒在马路上。在众人惊慌的喊叫声中，一波一波痛楚由足踝清清楚楚地传了上来，在那一刹那间，我怕得整个人都麻痹了，完完全全失去了思索的能力——不是怕受伤，而是担心胎儿受影响。善心的路人七手八脚地将我扶起来，有位驾车路过的热心人士风驰电掣地把我送到医院去。

检验的结果，七个月大的胎儿安然无恙，可是，我的足踝严重扭伤，给了两周病假。

偷得浮生两周闲，我躺在床上，开始认真思索孩子出世后由谁照顾的问题。

聘请佣人吗？我和日胜都是早出晚归的人，谁来监督？”
“交托给保姆吗？目前又没有物色到可靠的人选。”

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把孩子送到五百公里外的怡保去，交给婆母照顾。生活清闲的婆母，非常喜欢也非常渴望照顾孙子，孩子交托给她，我可以百分之百地放心，而婆母也会百分之百地开心，正是“两全其美”也。

伸手不见五指

预产期定于6月11日，精神奕奕、体力充沛的我，在采访线上东奔西走，一直到6月8日，才停止工作。

骤然由高度的忙碌变成了极度的清闲，我把生活的重心转移到厨房去。

我为自己炖煮各式各样的补品，吃得最多的是炖黑鸡。采用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炖煮方式——黑鸡剥皮后，斩成四大块，放进石臼里，以石舂成肉糜；然后，将碗倒立，置于双层炖锅内，再把糜烂的鸡块放在碗底上面，以小火炖上四个小时。蕴含在鸡肉里的汁液，被灼热的火力逼了出来，金黄色的，纯粹而浓郁，不可思议的鲜。一匙一匙慢慢地喝着时，像在啜饮阳光，全身的细胞都被烘得暖洋洋的，十分舒畅、十分受用。

晚上，日胜回家，便带我到各大餐馆品尝各式美味，我吃得脑满肠肥，油光满面，胎儿呢，竟在“尝遍美食”的情况下，迟迟不肯

“面世”。音调来新，人始知测出早景精理日麻界！即人即指即。

照顾我的，是妇产专科医生陈莉娜(Dr.LENA CHEN)，在预产期过了整整十天而依然没有动静之际，她劝我多做运动。

“运动！”我喊了起来。平常一说到运动，便好像碰到了“宿仇”，现在，挺着一个水桶也似的大肚皮，居然叫我去做运动？

陈莉娜医生苦口婆心地劝我加入医院为孕妇开办的“产前运动班”，我把头摇得好像拨浪鼓一样。她无奈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说：“尽量到公园走走吧，运动越多，就越容易生产。”

那时，我住在纽顿圈附近一所私人公寓，楼高四层，我住顶楼。那天，检验回来后，我便“物尽其用”地利用楼梯来进行运动了。每天三回，在用过早餐、午餐和晚餐后，我便在楼梯间爬上又爬下，如此上上下下、下下上上的，走得汗流浃背、气喘如牛，可是，肚子里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6月28日，再去复诊时，陈莉娜医生终于下了“战书”，说：“准备入院吧，明天一早，我为你催生。”1977年6月29日，我入住安徽尼亚医院(Mount Alvernia Hospital)，在打了催生针的五个小时后，长子诞生了。取名林方义。

他的祖父，在未去世之前便列下多个孙儿的名字，中间那个“方”字，是根据族谱而定的，最后一个字则明确地寄寓了祖父对第三代在精神面貌上的期许。

当把这个七磅重的小婴儿抱在怀里时，第一个蹿进脑子的念头竟是：